

張伯偉 編

朝鮮時代 書目叢刊

【柒】



中華書局

創刊號 第1期

朝 鮮時代 書目叢刊

CH

CH
111

張伯偉編

朝鮮時代書目叢刊

第七冊

中華書局

海東文獻總錄

題解

本書是朝鮮朝最早的一部解題目錄，首次從文獻學觀念出發對海東典籍加以總結。

金休（一五九七—一六三八），字子美，後旅軒張顯光為改字謙可（《旅軒集》卷八《金上舍字說》），號寒溪亭，又號敬窩。金休屬安東川前洞義城（聞韶）金氏家族，為當時名門。高祖青溪公璵為生員，有五子，皆李退溪（滉）高足。四子鶴峰金誠一，為退溪學問之嫡傳。曾祖龜峰金守一為青溪公次子，任察訪官。祖雲川公涌，文科及第，任兵曹參議。父敬齋是禎，生員。金休所處的時代，乃朝鮮朝黨爭激烈之時，其家族屬東人，其時東人失勢，故休亦無意仕進，一心學問，有《敬窩集》。

據本書《序》所述，其著述動機乃其二十歲時（萬曆四十四年，光海君八年，一六一六）拜訪旅軒先生，旅軒示以《文獻通考·經籍考》云：「既為東方之人，則東方文獻不可不知。吾君頗有博記之才，君所居近邑，得免兵火，書籍多有保完之處，儻能哀集聞見，繼此以述，則文獻足徵，博考是資，其功當不讓於古人矣。」於是，他收集近邑（安東、禮安、榮州、奉化、義城、醴泉、英陽、青松、尚州、聞慶、善山）名門大家免於壬辰倭亂兵燹的書籍，一一作文獻解題，共計六百七十餘種。其序文寫於崇禎十年（仁祖十五年，一六三七），已是其去世前一年。可以說，金休用了畢生的精力完成此書。

本書約分二十類，即御製詩集，諸家詩文集，經書類（附性理學），史記類，禮樂類，兵政類，法典類，天文類（附陰陽曆法），地理類，譜牒類，鑒誡類，註解類，小學類（附集字），醫藥類（附針灸養生書），農桑類（附種養畜牧等書），中國詩文撰述，東國詩文撰述，中國東國詩文合編，儒家雜著述，諸家雜著述。

注重作者生平及思想是本書的特色之一，除了個人著作以外，在總集後往往集中附錄作者小傳，如《東文選》和《續東文選》下皆附「所載諸賢姓名行跡」。皆遠承孟子「知人論世」之說，又近得旅軒的啟示。其《序》云：「積以歲月，僅成若干帙，名之曰《海東文獻錄》。未及脫稿而急於取正，遂獻諸先生。先生不以為非而濫賜獎與，且曰是書之作，所以欲徵文獻；徵文獻者，欲知其人物之盛衰、文章之高下、世道之升降焉耳。未盡筆削處，更加修正就完，且以此意序其後以來。然於是慚惶而退。竊伏自思曰：嗚呼！凡論人物者，必須先器識而後文藝，論述作者，必須先行跡而後文章。知此則可以序是錄矣。」而他對於人物的評論，一以儒家學說為準繩。「惟當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一心夷險，不易素守。」這其實無異於夫子自道。

本書收錄的高麗朝典籍甚為豐富，姜周鎮先生在學文閣本刊行序中指出，以《羅麗藝文志》所載高麗典籍對照，有三分之一以上收錄在本書中。又本書「禮樂類」著錄高麗朝崔允儀《古今詳定禮儀》五十卷，此書為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金屬活字（鑄字）本，刊於高宗二十一年（一二三四）。但此書早已失傳，一般依據李奎報跋文中「遂用鑄字印成二十八本」（《東國李相

《國集後集》卷十一《新序詳定禮文跋尾》來推測，而本書則有解題，可以確認。

又本書「史記類一」著錄《東國史略》云：「三朝鮮、四郡、二府、三韓、三國紀一卷，新羅紀一卷，高麗紀四卷，合六卷，朴祥所撰。」同樣此書，在朝鮮總督府大正四年編的《朝鮮圖書解題》史部別史類中，則著錄成「太宗時權近、李詹、河侁等奉教旨撰輯」。後者實誤，以《東國史略》命名的著作有多種，僅此書著錄就有四種。

本書分類不同於中國目錄學，有時不免混亂。如性理學的書分散在「經書類」和「儒家雜著述」，註解類又包括了不同內容的典籍。這可能與此書未及最終定稿有關。

本書「諸家詩文集」在李仁老《銀臺集》之後列「《雙明齋詩集》三卷」，署名崔讜。據《高麗史·李仁老傳》載其著述云：「所著《銀臺集》二十卷，《後集》四卷，《雙明齋集》三卷，《破間集》三卷，行於世。」則李仁老有《雙明齋詩集》。或崔氏別有同名異書，不可詳考。李肯翊《燃藜室記述別集·文藝典故》將《雙明齋集》改入崔讜名下，或承此而來。

本書編訖後稿本即藏於家中，其族孫聖鐸於英祖二十一年（一七四五）為撰《行狀》，已有「《文獻錄》又見佚於人家灰燼中，不得全，惜哉」之嘆。又有抄本數種傳於世。安鼎福編《雜同散異》，也曾輯錄若干。今學文閣所刊乃以金佺手稿為底本，其燒燬部分則以抄本補充，合為一冊。書眉上細字註釋亦出於金佺手筆，而書題作「海東文獻總錄草本」，並非定稿。茲據學文閣本影印。

海東文獻錄序

歲丙辰冬余拜 旅軒先生於遠堂

先生出數卷書以示之曰此乃文獻通考與
經籍考也觀此一書可知古今文獻盛衰
吾故就通考中抄出經籍所附卷以藏之
矣但既為東方之人則東方文獻不可不知
吾君頗有博記之才君必居近邑得免兵
火書籍多有保全之處倘能聞見裒集

繼此以述則文獻足徵博考足資其切當
不讓於古人矣 先生有教述何敢辭遂
唯之而退於是自江之左右東西近邑凡名
門大家書冊所藏之處無不聞見披剔隨
得輒錄蓋通考則本是類聚而經籍乃
衆條目中一條目故畧記其人姓名及其述
作之意而篇帙已多矣此書則專為經籍
而作必明其作者之行跡然後可信其書

之必傳與否故先之以人物出處次及其文章議論而吾東方文獻不足雖或有人物述作之可傳者無憑考得其實故積以歲月僅成若干帙名之曰海東文獻錄未及脫藁而急於取正遂獻諸先生先生素以爲非而濫賜獎與且曰是書之作不以欲徵文獻欲徵文獻者欲知其人物之盛衰文章之高下世道之外降焉耳未盡筆削處更加修正

孰完且以此意序其後以來其於是慙惺面
退竊伏自思曰嗚呼凡論人物者必須先覽識
而後文藝論述作者必須先行跡而後文章
知此則可以序是錄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夫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
人處心行事之如何則實與不誦不讀何異
無益於治心而有害於為學反不如無書之
為愈也然則余不以先述其行跡後及其文

章者實有見於鄒聖之遺意也後之覽斯
錄者必以其人爲先見其震心之善者而法之
不善者而懲之行事之是者而則之不是者而
創之總攬數千載臧否人物一之反求於吾身
則庶可見讀書之功效而文章述作特其餘
事耳我東方自羅季以後作者漸多至于
麋末固可謂極盛矣然或專於文詞或流於幻
說或歸於散逸漫滅了無涸源之可徵至于我

朝真儒迭興倡明深涵之學蘊而為道德
之實蒞而為義理之文然後其必論著光明
後偉謹嚴精密粹然一出於正使人讀之足
以感發而興起此非讀其書知其人之明證
邪且余於是書大有不感焉上自崔文昌下至
本朝千有餘年間志士仁人宏才巨擘前後相
望不知其幾許而或有有才而不得展布者
焉或有有德而不得施設者焉或有齎志以

後者焉或有逢時不祥者焉或有終身而坎
輒者焉或有天年之夭折者焉其能終始自全
保有天祿以至於成德業享富貴而存斯道
澤流生民者蓋亦無幾其在 本朝戊午甲子
己卯乙巳之禍尤其慘然者也是何天之生才
若是其盛且多而畢竟降禍若是其酷且甚
耶嗚呼悲夫士生斯世孰無抱負吉凶禍福非吾
自召者吾亦末如之何也惟當窮不失義達不

離道一心夷險不易素守本諸身心措諸事
業必以古人爲準不以幸免者而自勉不以不幸
者而自沮期至於成就德業聖賢同歸則死
生榮辱之自外至者豈有加損於吾身哉此乃
士君子處心行事之大節故其序是書也特
表而詳論之若使有志者見之其不有感奮
於斯言者乎夫其文章之高下事業之成敗
述作之傳不傳論之可也不論亦可也嗚呼悲夫

崇禎十年丁丑十一月既望聞韶後人金休書

疾甚呼草泐

當筆泐